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海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甞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

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

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

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辯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

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間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大小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道遥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

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虚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内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文豈虚言哉林疑獨註拘墟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

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為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柬不通今為儒者則非釋為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柬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虚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吾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之間渺然者若小木

小石之在泰山也礨空蟻穴稊米稗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祥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

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水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眞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冰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畢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

不足之累生以大小相忘則俯誇仰嘆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為無隅者所嗤是故通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處毫末皆為貪者舉喻五帝之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𢗦至而濁拍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礨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比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比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嘆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天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鯤鵬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

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始終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

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鄉明也今故猶古今遥長也掇短也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挹悶短故爲跂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

而不愕舍故而不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率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眞大所謂小者豈眞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

窮也我以鄉為鄉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鄉則所謂鄉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鄉今之皆故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遥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

也哉知而非眞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為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

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無常也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塗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役勞形怵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後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虛無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祥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知時無止則今古不足為猒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讙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寘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為至細細者不為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

可以言變化大人滌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衆也已近理大所貴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鄉昔遥而不可明即今掇而不可證物遷不可悶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死生為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别之知有盡悅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

地傾缺大域不足也

鬳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

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遥謂歷時之久掇謂推移之速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眞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

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

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禄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有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也詛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

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宜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蠛蠓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無形有形者數不能分不

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不仁恩非有為也門隸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禄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

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為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為善道而以理

推之也蓋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垺者糠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盛也物之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内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為貧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

辟異者少為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高不為夷惠之清和畢不為盜蹠之殘暴又豈知爵禄之為勸戮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祥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

食乎力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諂佞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辯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致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蟭螟莫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視有極過量則殆矣精埒不出於形而未免於言論意致也知

恩利召害故貨財不爭雖行殊乎俗常和而不唱爵祿不足勸戮恥不為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己己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慮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

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隷賤役求利者我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辭讓為能事皆自為無所資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無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之處焉能洸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喪大人

者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

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

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

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

恥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己而道德自歸

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外内而足則

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内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

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

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
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
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
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區者乃道
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
者足也所小者無餘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以殊
其稱若夫覩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加相傾不可勝紀
也天地莫不相為彼我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脣齒

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彼之所為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不能相為可見夫應

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為治失性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而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

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覩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

舜之讓為是則之噲以絶以湯武之爭為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篡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内外言性分之内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强為之别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為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

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為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為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眞無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有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

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寘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覩故或讓而帝或讓而絶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未可以為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驥鵶鵂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是師治師天師陰師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

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纂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祥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為常或遜而絶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

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為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等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

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膚齋云自貴而相賤鷄壅豕苓時為帝也貴賤不在
己即軒冕儻來之意以天地比稊米毫末比泰山則
等差之數不足言矣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
工賈世間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
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因趣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
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
然非即齊物論因是之意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
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篡夫義徒即堯桀之

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

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恐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取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公當

而已無私福天下所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踈而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終始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

為不為辭受取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行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為賤行則有耗耗為貴衍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歛施為多歛為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

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遥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柰何係心於辭受取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寘於自然非為也非不為也又何措意於辭受取舍之間哉行者有餘施者所分者也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别非道之眞理道之眞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為加賤不為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别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祥道註行者履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

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行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眞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為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為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禀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

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間哉

鬳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行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求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

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猶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為皆聽造化

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取舍為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參差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始終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

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於其間況辭受取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為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知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

蹻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德殉名謹守而弗失是謂反其眞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為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乘變應權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

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己故

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

皆非為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

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

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辭穿絡者

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乎在天

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

故為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以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蹢躅

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眞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祥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内以物害己哉爲道而至此則能以天應人蹢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

已全已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眞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危審禍福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内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饑渴馳驟以故滅命黄馬驪牛則以德殉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不僞矣

鬳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能答想難言也故莊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天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察安危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天内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

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位猶安也居蹐蹢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狥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眞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眞中扃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眞若然則處己處人之道盡

矣故河伯心寘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羣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他問哉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音符位乎得當是德詳文義可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秋水第四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

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踰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

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遥悉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為而天下莫不逍遥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

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為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

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眞知也哉

疑獨註夔一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無足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觸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為累而憐風能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為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為也跉踔行危貌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自然則衆足之行遲無足之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

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為人所指蹴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夔之一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目覩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祥道註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為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

矣覩無有為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之為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强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夔蚿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目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為大勝者也

鬳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

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卻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為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蹢無體而不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噓吸復

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為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

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

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閒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遥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

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為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已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為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也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其如子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

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蹦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鬳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

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内得其至貴至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强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載司馬舊註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

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

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

以辯是眞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且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

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
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汜然無所容其喙
也黄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
解淪於下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明也
而要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
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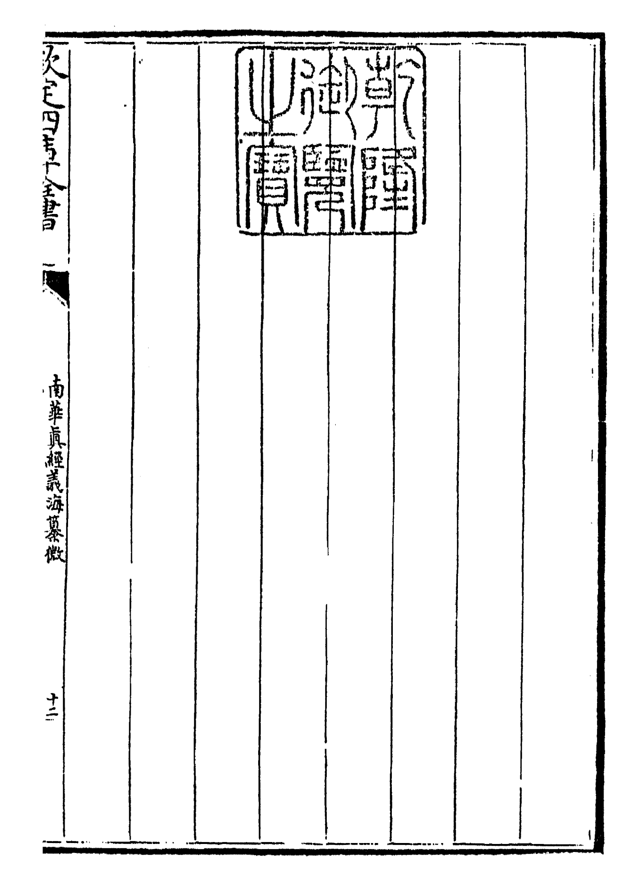
以辯是用管窺天用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今聞莊子
之言汒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牟引井蛙海鼈之喻
故驚而自失也夫其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
言無異於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
乎地之深殛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藏諸用也
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通則感而遂通其妙
若此豈察辯所能得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

齡之子聞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強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鄗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能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猶井蛙之將命海鼇也海大故水旱不能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寓言以是非為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者耶時利宗乎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超象外隱神化東西

俱忘爰自寥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知忘眞汒然喪道矣

膚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别下蹈黄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奭同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汒然失措盡逐外學而忘本眞者其患常若此故魏牟告以井鼃海鼈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㸌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子也


乾隆御覽之寶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五至五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處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

鬳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眞是奇特

莊子辭名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

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註莊子之所踐如魏牟之言則無所忤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鵷鶵而以惠子為鴟梁國為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鵷鶵鳯屬其趣向大棲必擇木食必擇果飲

必擇水蓋貴禽也鴟者賤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鴟據腐鼠而嚇耶

鬳齋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偏旁之誤鴟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

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便以難尋惠

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
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
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
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
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
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
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

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為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恕以覲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祥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
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蓋捐小大遺
貴賤則天地為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為衆矣而與
我為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
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遥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人魚為異
故興難辭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

知魚理豈然哉尋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儵魚游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鬳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答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法大門户大波

󠄀

㵎闢命根斷這數語莊子都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

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玅無以見直將袪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為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復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

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適情昧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而

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而得其本性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人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荅喻細大精粗之

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
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則求之性分之内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
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
長為愧銜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
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
所慕故企羡之情息分别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
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

若爲横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溺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雛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

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

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

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

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為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内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蹈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為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之樂不樂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鏘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無為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譬夫天地自清寧非為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為之象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

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為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雖然亦奚為奚不為奚據奚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夭惡又以身安厚味美服聲色為樂求而不得則為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愚矣

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矣烈士忘身而狥名若以為不善又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為盡善故古之人忠諫而不聽蹲循而勿爭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為非正為所樂非眞樂正為無為所以能有為眞樂無樂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樂邪世俗樂於有為聖人樂於無為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

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為唯無為則是非自定無是無非心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為物物入而為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哉

陳碧虛註若係為據等八目則其樂未必至其身未

必生天下之所尊所樂者皆外物來寄不可必也今
以不得而憂懼非愚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爾然
疲役久生奚榮烈士敢為而身不免者以為天下見
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
在全生而已俗之所為所樂奔競誙誙然如將不得
已是以塵妄為樂而以無樂無譽為苦是非果未定
也若乃自守分内性眞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為
相合澹然而衆美從之上下有為而不交則和氣否

塞矣朕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化者無物而有物造化之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為哉

林氏鬳齋口義云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叙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說前三段了後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之善矣舉

世羣趣逕逕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爲樂而俗反以爲大苦則樂譽是非果未定也唯無爲可以定之耳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

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疎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啟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

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
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
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

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之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顔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

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而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寘於眞空而莫得其眹也精鞠而爲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易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

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眞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寘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鬳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死生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為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

見識若其他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惑本於無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眞人病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覷

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為喜則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吴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

槩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

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黄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為事則其初未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葢如此

疑獨註黄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隂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隂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粃糠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

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耶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幹離散為善或以滑稽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寞之丘峻極之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為塵垢長景況之死為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今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鬳齋云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

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

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

我隨造物而變也前言蹷蹷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

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又何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獨呂註及

之偶得管見廣而為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

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之速化

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

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
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適焉儻悟吾生之為
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踈
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静極無
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黄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黄
帝土德主静休亦息静之義静者化之體動者化
之用觀化而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
非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則無情者亦或化為有

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化耳行小

變而不失大常當無適而非樂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

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

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荅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安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

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鬳齋云髐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覩者往往於此反

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
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
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施劑損
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温飽
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
不忤化而增慼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
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邪陳碧虛
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

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而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眩視憂悲困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衡城窒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

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待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强教之則必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盛金囊綆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於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

聖人任萬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
同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因適變
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為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為
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
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
韶猶齊侯之惑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
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

禍去而不危矣

鬳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說話壇讀澶水中沙澶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綆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强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食養鳥失其本性矣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通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

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蕁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䲙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劑心

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
養而畏於死乎予果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
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鼃與
蠙衣陵舄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
各不同烏足蠐螬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
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
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
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

之於不萛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鼃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

邈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所謂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顛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

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䜌為𢇍遺類水涯著皆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蚓化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鶌掇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

彌爲食醯已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萵芮爛草腐

爲螢也此乃無情化爲有情猶朽麥之爲胡蝶也腐

蠸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生

箰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

云取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曰越人呼豹曰程或謂

程爲貘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

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鬳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却如此倒說

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愈看愈好鼃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蛙蠙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之别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未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

而不生箰者曰不箰久竹青寧蟲名程亦蟲也馬亦
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
明用許多草名郤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
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他不破
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
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大傳
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

略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盖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䖥蠸次羊奚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䟽乃從頥輅黄軦瞀芮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頥輅頥輅生乎黄軦黄軦生乎九猷九

猷生乎昏𢇛昏𢇛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

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

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

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

豹之白者曰貘程是貘之别名貘又豹之别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

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

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

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貧賤憂慼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已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已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

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十七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

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矣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

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為故能予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

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邪欲免為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為形為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禀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

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禀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為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為形累為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卻去不可止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其為不免欲免為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

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為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為一與化為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而為有散而為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富非強趨

貴非強慕也達命之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狎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為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為形之患莫大於世緣亡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同彼再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立有身非生莫存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為一合則成羣物之體散則歸太無之先

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槩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為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纒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

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即前云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也為與不為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則我自我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

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善養以知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為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

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故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
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
天為一斯其極致𪭢夫世間萬物皆禀陰陽之氣
合則為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
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潜天而天之地
而地在人為人遇物為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
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
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為世為形義亦相類

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與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於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寘然與造化日新終始有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然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也非自然無心也干將鏌鋣與𢙣爲用然報𢙣者不事折之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

也閉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而當
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
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
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
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
果敢可得而與哉譬龍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
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

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以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

通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者是守全而無郤物奚事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猶干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眞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之以喜怒之色奚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害全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干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為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為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乎以其眞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容行故能冥通不畏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為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始終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窒熱惴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蘊乎天理鬼神莫覩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

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為失則近乎眞道矣

鬳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離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已前叙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化之理而

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焉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壹性合德與造化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内既全而無卻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鏌干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為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氣之守一

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有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壹性養氣與天

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鏌干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　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

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者愈少累五而不墜

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

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痀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妙疑其有

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時累丸至危習之精

者猶能使之不墜此習承蜩之法也錙銖數之微一

者數之始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橛株槁木形容

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

碧虛註蜩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蜩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蜩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來蜩之翼而已哉

鬳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

有他此借以論神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為
技而不知有道寓焉乃疑於神疑當是凝後削鐻章
可照

顔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
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

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閒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内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吕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卻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眞心無係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卻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鶩沒於水者則

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胷次内有餘裕故也喻瓦注賤器投物必審鉤金重寶射器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鬳齋云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内惑惑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

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

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也藏既内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

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冐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柴立其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

得其實則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衽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難明而不知戒老子云動之死地是也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遲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內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內皆失鞭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羣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溷俗忘於自治柴立中央者愚魯不通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麄顯易戒衽席微暗

難持故美色之為害也久矣而天下不覺也

鬳齋云拔篲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己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盡此三句可名為至人矣畏塗喻衽席蓋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

戒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存耳不問人獸也

呂註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

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疑獨註為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為貴為彘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計者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

澤此宰彘所以不顧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

鬳齋云玄端冠也豢芻養之也腞同篆楯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畚筥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死置身跌蹪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為彘謀如彼而自為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

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

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

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

經旨坦明不復贅釋　拔篲上蒲末切李氏舊註

云把也𠪚齋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篲掃帚也諸解

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篲皆服役

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

而得其說拔當是帗傳寫小差監韻帗音拂與𦬢

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翣䎘陸氏音義云當作篡輴畫輴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菆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輴則篡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五十八